

# 我的清华桥牌记忆

郭晓

## 我与桥牌的渊源

我是1980年考入清华化工系的，那个时候高校里刚刚兴起桥牌热，上大学前就会桥牌的人并不多，大部分学生都是考上大学后才第一次接触桥牌。我首次接触桥牌是在高中。1976年在国家计委大院时，和我二哥郭敬及朋友学的盘式桥牌（Rubber Bridge）。

盘式桥牌是定约桥牌最古老且最基础的一种玩法形式，在20世纪初至中叶曾是桥牌社交的主流。随着现代桥牌运动的发展，盘式桥牌被更为公平、科学的复式桥牌逐渐取代。

考上清华以后，同学们玩的都是现代复式竞技桥牌，我也从盘式桥牌转入竞技桥牌。业余时间，我除了踢球就是组织大家打桥牌，期间参加了系内、学校组织的一些桥牌比赛。

上学时我的桥牌比赛成绩一般，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的关注点并没有放在桥牌上，打桥牌仅仅是课余时间的休闲活动。尽管如此，这个活动对我的影响仍然是长远的，它加深了我与同学间的友谊，特别是与其他班级同学的比赛，使得彼此了解加深，友谊也因共同的爱好而地久天长。

大学毕业以后，我接触过社会上各种类型的桥牌俱乐部，也参加过许多机关事业单位举办的桥牌比赛。桥牌作为一种智力文化活动，也影响到了我所在的单位，当时同事中有四五位桥牌高手，相互之间经常切磋，耳濡目染之下，我的桥牌水平提高很快。由于没有固定搭档，我练就了对很多叫牌法的适应能力，因此好多领导和牌友都喜欢找我搭档，这样就有了很多免费参加比赛的机会，北京市大部分桥牌俱乐部举办的比赛我都去过。

毕业后，我在业余时间参加了不少正规比赛，这些桥牌活动让我结交了很多“桥友”，获得更广的社交空间。

那时《中国日报》（China Daily）每天都有桥牌专栏，我一般去星级酒店免费领取报纸；由于工作性质是国际科技合作、交流，我还能找到正版的英文桥牌杂志。另外，我自己还自费购买了许多桥牌书籍、阅读研究。我的桥牌水平就这样不断进步，桥牌爱好也就这样保持了下来。

## 清华桥牌记忆

桥牌与清华的渊源说来很长，



## 郭晓

清华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系1980级本科，1985年毕业后长期从事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工作。多次参加国内外桥牌比赛，曾获2012年北京市十大体育项目社区赛桥牌公开团体第一名、2014年北京市秋季桥牌大赛公开团体第一名、2015年北京市体育大会公开团体一等奖等，现任清华校友桥牌社副社长。

有记录的桥牌活动，远的到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业余生活，近的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清华基础课数学教研组的教授王建华创建的“桥牌挤牌”打法。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桥牌运动在高校蔚然成风。1977年，清华成立教工桥牌协会，力学系教授蒋智翔任会长。1981年5月，应学校教工桥牌协会邀请，清华



2015年，1980级桥牌队重聚（前排从左至右，范晓风、蒋毅、官力、刘欣，后排从左至右，杜培刚、高正明、石丰、钱大可、张韧）



郭晓参加2018年第一届超级京华杯

大学学生桥牌协会成立，会长由蒋智翔之子、1980级计算机系蒋毅同学担任。1983年清华在校生仅有万余人，桥牌协会有会员5000余人，是当时人数最多的学生社群组织。

当时清华教工协会的时学黄老师给予清华学生桥牌队很多指导，蒋毅与刘滨辽、曾平、张韧、张宏、刘欣、官力、石丰、高正明等同学组成1980级桥牌队，这个桥牌队归属当时的体育代表队管理，经常组织队员训练，并且有自己的叫牌体系。1980级桥牌队先后代表清华大学学生代表队夺得首都高校和全国高校桥牌比赛的冠军，并荣获“双鹤杯”桥牌比赛冠军，引领了高校桥牌运动的发展。当时各种桥牌专业比赛（包括俱乐部内部比赛、各地俱乐部间的比赛）很是兴旺，最高规格也是最大规模的桥牌比赛是创办于1986年的世界桥牌同场

双人赛，赛事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我是大三才参加桥牌协会的。在校期间，我的主要桥牌搭档是毕晓涛。我与毕晓涛住一个宿舍，他是从云南腾冲考进清华的，现在是加拿大皇家工程院院士。他数学极好、对事物的领悟性很强，学任何东西都极快，学会桥牌后很快就深得要领。他牌技比我好，教会了我桥牌中几种新的叫牌、打牌、防守方法。

80年代的清华园，从1981级到1989级，都出现了桥牌热，涌现出大量的牌手，有赵海波、毕建国、旷野、朱勇舟、范琦、张军生、黄彩霞、刘望京、张继烨、顿世新、郭锋、张林海、周强、张奇灵、吴铁、曹国梁、王伟、徐雄飞、龙彬、项雪松、何勇等。

90年代之后，清华桥牌热度减弱，但也不断产出了一些国手级牌手和优秀裁判员。2018年以后，随着清华—北大“超级京华杯”

桥牌比赛的开展，每年参与人数逐年增加，桥牌运动在清华校友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20年后，桥牌运动在清华又掀起了热潮，大四学生设有桥牌选修课，只招收一个班，名额常常是“秒满”。李问伊、李子钰等年轻牌手在重要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引领清华校园桥牌新潮流。

以下是我了解的、在桥牌运动中比较活跃和取得好成绩的清华校友：赵海波（1981级工物系）在由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办、中国桥牌协会与联合国共同承办的第31届世界桥牌同场双人赛比赛中，与陶建华搭档摘得桂冠。刘望京（1982级电机系）多次夺得北京市级桥牌赛冠军。干路（2007级软件学院）在北美桥牌大赛中取得过冠军。李子钰（2020级数学系博士研究生）取得2025年大学生比赛的冠军……

2023年，清华校友桥牌社成

立，会员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400多人。喜爱桥牌运动的校友遍及世界各地，大家积极参加桥牌活动，重大比赛踊跃报名。现在国内有上海王伟领头的上海桥牌站、湖南黄学工领头的华南站、刘志成领头的广东大湾区站、何勇领头的四川成都站。

清华和北大之间的棋牌类对抗赛、交流赛，从1983年起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桥牌的“京华杯”由几支队伍比赛发展到上百人的“超级京华杯”比赛。2025年的“超级京华杯”比赛，清华校友取得第七届冠军。

## 我的桥牌感悟

上世纪80年代，打桥牌是一

项比较高雅的益智游戏，各种书籍杂志都有介绍、各单位各项工青妇比赛活动也更多，为此国家体委在机构上设置了“棋牌司”，主要推广围棋、国际象棋、桥牌等智力运动；后来又设立了全国智力运动会，桥牌也是智力比赛的重点项目之一。新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通讯工具的发展，桥牌由于其难聚集更多同层次人群参与同场角逐而逐渐失宠。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桥友”热爱这项智力运动，并从比赛中获得乐趣。

我从首次接触桥牌到今年整整50年，打了数不清的牌局，也参加了数不清的各类比赛。那么桥牌带给我哪些乐趣呢？我想最

主要的乐趣在于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它取决于临场发挥和基本功、配合、运气等多项因素的组合。特别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读书写字为主要的时代，八个人的复式桥牌比赛特别刺激神经中枢，好多惊心动魄的牌局让我终生难忘，至今回忆起来也其乐无穷。

我也一直思索如何成为桥牌高手，有三点浅见：

第一，要有天赋。我坚信，没有天赋，不可能成为顶尖牌手。天赋决定了人最终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世间万事莫不如此。尽管可以做无数道桥牌习题模拟实战，可以通过和搭档刻苦训练，提升叫牌体系的熟练度，但判断力依



1980级部分牌友毕业四十周年纪念合影



“水木同方杯”1980级校友毕业40周年校庆桥牌双人赛现场



郭晓的部分比赛奖牌和证书



2025年第七届清华—北大校友“超级京华杯”桥牌友谊对抗赛两校牌手合影

然是赛场上的决定性因素。在实战牌桌上，局势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极度考验现场随机应变、临场即兴发挥能力，这也往往决定了最终胜负。

第二，要有清晰的思路。无论我的牌手搭档水平如何，我都会与之讨论牌局、交流思路。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很快就会发现：有些人（通常是水平一般的牌手）思维是混乱的，他们往往在才开始思考一副牌时，就会说“算了，就这么打吧”，明显表露出没有思路、脚踩西瓜皮走哪是哪的作风，这种匆忙上阵、没有思路的打法，结果可想而知。而清晰的思路往往来自平时的思考和对桥牌的“牌感”，更来自对牌局讨论后形成的共识。桥牌比赛练习中都会有叫牌、打牌（防守坐庄）、记分的过程；重要的是叫牌（定

约达成的过程），这时候就需要从多个方面角度去计算和度量得失比。思路决定出路，在坐庄和防守时也必须思路多样且清晰。

第三，要有积极的心态。创立积极心理学的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也是一位桥牌手，他曾对牌手做过测试，分析他们在打桥牌时的心理反应。发现那个年代，美国牌手鲍勃·哈曼（Bob Hamman）和鲍比·沃尔夫（Bobby Wolff）是所有测试对象中心态最好的，因此在世界桥牌大师中他们的成绩一直很好。桥牌比赛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稳定临场发挥力的智力游戏，最后的决赛要经历128副牌的鏖战，这对牌手的智力、体力、发挥力都是巨大的考验所以积极的心态非常重要。我在50年的桥牌生涯中，就是通过各种桥牌比赛，提升了

自己的做事、尤其是做重大决策的逻辑分析能力！

最后说说我对桥牌的几个认识：桥牌运动是一项集游戏和演戏于一身的长青藤运动，对工具和场地要求极低，适合不同层次的人群，而且每副牌时间不长，适合随时随地打牌。桥牌的比赛方式，有复式桥牌中的队式桥牌，还有双人、单人桥牌，都很有意思。互联网时代，有了计算机的加持，空间不再成为阻隔打牌的障碍，天南海北、世界各洲的人们，随时可以聚集在网上打牌，满足线上集群比赛的要求。目前，队式桥牌有著名范德比尔特（公开团体）和威尼斯（世界女子）比赛；清华—北大校友的“超级京华杯”网上赛事，每年一届，大大满足了广大清北桥牌爱好者打牌交流的需求。🍀